

# 我们也曾时尚过

吴微

子高,那个帅气那个酷,在扎木刮起了一阵时尚旋风。

女工班的姐妹更是爱美想尽各种花样,虽然我们住在帆布帐篷里,出门是原始森林,大山冷清无人,可注重自己的妆容是一点不含糊的。记得我们分队当年有一个姓宋的湖北妹子,身材不高不矮,体型不胖不瘦,肤色浅褐亮堂,双眉会表意,鹅蛋脸配上红润的嘴唇,一笑露出雪白整齐的牙,长一双手水汪汪的大眼,左顾右盼让人浮想;背上还有两根挂红绳黑油油的大辫子,有时扎成一根独辫,再绑一条图案绚烂鲜艳的手绢,仿佛是只蝴蝶在她背上舞蹈,生动得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,集成了一个女子所有的美好外形,不论穿什么衣服,都清水出芙蓉般的贵气天然,甚至可以说她就是我们姐妹羡慕效仿的模特。

有宋美女的引领,爱美的我们当然不甘落后。工余,帐篷里成了试镜试衣的化妆间,她们拆散发辫,清洗后用塑料卷将头发裹紧了定型,等头发干了,一肩的波浪像流动的云,更显青春的妩媚;还有的把头发梳成各种样式,互相交换好看的衣饰,在小小的镜子前做各种秀,打趣的笑闹声传出老远。休息日,帐篷里的火炉不单单取暖煮饭,还有一功能就是烫发。专门在额头备下一排刘海的姐妹,用筷子在火炉边烤热

后快速夹住刘海,并挽上几个圈,等到热度消了抽掉筷子,刘海即有了好看的圆弧小波,经风轻轻吹拂显得俏皮又活泼。当然也有因为没掌握好火候的,筷子温度过高,将刘海烤糊了或直接把头发烧焦了、皮肤烫伤了,转眼美丽不在,又是捶胸顿足的埋怨,又是可惜无奈的叹息,闹出了不少笑话。

我当时十六岁,留着短发,将头发从中一分为二,左右头发聚拢扎成刷把样式,顶在头上,因为头发软,风一吹,发丝在头上开成菊花一般,煞是好看,一身是蓬勃的活力。我们工班当时有八人都是这种发式,在一百多号人的分队是一股清流。后来头发长了,也学着宋美女留两根大辫子,但因为时常打结,头发梳理起来费事,最后还是留了短发。

那时的西藏,百货公司很难买到有花色的衣服,我们的换洗衣服就几件。为了减少衣领的磨损,当时男女都用一种假领:即没有袖子、只有上半截有领子的假衬衫,要根据衣领的尺寸,用勾针勾一个白色花边缝在衣领上,耐用且好看,深受知青队的男生和兵哥哥的欢迎。我们知青队好些姐妹,一有空就忙着做这件事。

到了80年代初,随着港台电视剧的热播,远在高原的我们也受到影响,学着电影里男士烫爆炸头穿花衬衫、女士

披肩长发烫大波浪,都穿喇叭裤、戴蛤蟆墨镜,过去穿的小管裤又改成了大喇叭,脚下的皮鞋擦得锃亮,走在扎木大街上很是抢眼,虽然只有几个人赶时髦,可他们翻过嘎隆拉山回到墨脱这边工地一亮相,又星火燎原般掀起一场新的跟风。

布料也在明显地改变,具有弹性轻薄且耐腐蚀的“的确良”和防寒轻便的羽绒服开始盛行,五颜六色来袭,一时眼花缭乱简直跟不上趟。我们身上的皮大衣显得老土,慢慢被撇弃;化妆品无孔不入,刚看那些姐妹化妆的脸着实吓了一跳,渐渐地也习惯了。

在工地上奖金和计件关联,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,极大地提高了我们修路的积极性。实用的东西配合这场时尚如期而至,我们修了几年路,不少人在扎木百货公司买了标价为120元的上海牌手表(曾经还卖断了货),人前人后不时地显摆;买的收音机更是俏货,除了听外界的新闻,主要还是在半夜三更悄悄收听港台的流行歌曲;也有省吃俭用存有积蓄的买了120照相机,走在了消费前沿。我那阵每月工资加上吹风津贴是45元,虽然收入较高,可是特别怕肚子受委屈,又因为乐善好施出手大方,常常是寅吃卯粮,个月是借借过日子。身边朋友风行的所有时尚、所购的用品,我只有欣赏干看的份儿,即便身上有一点儿钱,大部分奉献给了新华书店,清贫中享受了嗜书的乐趣。

几十年易逝,而今雪域高原的时尚已融入各种文化元素,还跨入国际行列,比起当年我们追求的时尚,更具地域化、产业化和精品化,契合了时代的高大上,诠释了我国迎来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。

# 日喀则的桃花开了

何军坪



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,无论是哪个地方的桃花,我觉得都是美的,而四月份的桃花,要数日喀则最胜,正所谓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”。日喀则的四月桃花比之山寺,实乃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。

日喀则的春意总是姗姗来迟,直到四月初,你还感受不到一丝和暖的春风,倒是那料峭的春寒时而袭来,让你丝毫不觉得这里的三四月和春暖花开有什么联系。不过,我觉得这恰是美妙所在。试想,倘若你尚衣袄包裹,看尽了萧条的枯枝,受尽了凛冽的寒风,却偶然在泛黄的土地上邂逅这团团锦簇般粉艳的一树桃花,将作何感想?我想你一定无比惊喜的。

每年三月底,日喀则的吉隆、亚东往往是三面雪山一面桃花,我自是喜欢,但是三月诸事繁多抽不开身,桃花如霞光一现,稍纵即逝。待我抽开身来,亚东、吉隆的桃花早就芳菲殆尽、满目新绿了,不免让人多了些“长恨春归无觅处”的惆怅。带着这种“山穷水复疑无路”的失落,让我在桑珠孜区一处古寺遗迹邂逅了“柳暗花明”,那情那景,真让人雀跃欣喜。

桑珠孜区的桃花林,远远望去,像亭亭玉立的公主们着一袭华丽的粉裙相聚于此,艳丽而不庸俗;又像街巷里零星撑起的粉纸伞,撑开了日喀则的满园春色,倘若文人骚客有幸一见,一定会成为书香翰墨里永不绝迹的诗吟。走进山寺遗迹桃花林,可见树上的花团锦簇,配上日喀则强烈的阳光,你只觉眼前不是一树桃花,而是一树让人微醉的粉色星光,闪耀着浪漫、微澜着灼华、吐露着芬芳,我久冻如冬的身心,只此一瞬,便满心充盈着和煦的春风与焕然的春意。再往

细看,桃花树上有羞涩打着朵儿的,那含苞欲放的样子不禁让人浮想联翩,是《琵琶行》里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吗?还是徐志摩诗里“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”?我倒是可以想象,是一船的少女,“恐沾裳而浅笑,畏倾船而敛裾”的样子。当然,大多桃花还烂漫地开着,透过花树的间隙可见一些蔚蓝的颜色,那是西藏独有的长天。碧空如洗,万里无云,把粉丽的桃花影显得格外华艳。树下一片厚重的黄土地和几处山寺遗迹,或艺术地铺设在桃林之下,或错落在桃林间,不禁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我认为最美妙之处便在于此——长天、厚土、遗迹、桃花,相生相融浑然一体,特别是黄土地与艳桃花的映衬,不禁让人联想到喂乳的母亲与灵动的婴儿,处处透着一种不言而喻的伟大,而我想要赞美的便是这种伟大之美。

古人咏桃,或喜其艳丽,“桃花一簇开无主,可爱深红爱浅红”;或哀其凄美,“桃花春色暖先开,明媚谁人不看来。可惜狂风吹落后,殷红片片点莓苔”;或寄其情思,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”。我有咏桃之意,又恐无此才思,文辞自显苍白无力,与眼中所见、心中之感相差甚远,不能咏其美之万一,实在有愧于这摇曳绽放在四月天的人间灼华。这让我想起老家的三月,往往百花齐放,加之满目葱翠的远山,翠色欲滴的丛林,包裹着姹紫嫣红的花花世界,让人眼花缭乱。种种的艳丽我等只能囫囵吞枣,而不能细嚼桃花的滋味。日喀则的桃花之美与清秀缤纷的园景大不相同,它之美在于与高原种种的绝美相得益彰,又能在荒漠的土地上自成一支生机勃勃的独秀,它的美是让人感动的。

我来日喀则工作八年有余,对桑珠孜区山寺遗迹的桃花仅有惊鸿一瞥之缘,后来年年咏花不见花。现在想来,蓦然觉悟我的内心不单是喜花,而是深爱着这片让人眷恋的土地。

# 高原四月天

蒲霞

当暖风吹去冰冷的霜,高原便迎来美丽、神奇、梦幻般的春天,进入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季节。粉红欲滴、姿态幽雅的美人梅,色彩艳丽、高贵典雅的君子兰,鲜艳可爱、朝气蓬勃的蟹爪兰,艳丽耀眼、生机勃勃的令箭荷花……我的小屋弥漫在花的馨香中,我陶醉在春的气息里。我的心已走出自己的小屋,享受高原四月独特的美。

当寒意还未完全褪去,西藏江南林芝的桃花已经如霞般争奇斗艳。五年前的四月,我们一家人开车从拉萨途经桑日、加查、米林到达林芝,有幸目睹数十里粉嫩柔美的桃花被气势磅礴的雪山怀抱,雅鲁藏布江岸,所经村寨被桃花包围;尼洋河畔,青绿的麦田与桃花辉映;南迦巴瓦山脚下,一株桃树穿过巨石,满树桃花至今仍传唱“情比石坚”的爱情颂歌。一路繁花相伴,一生亲情相随,窗外的美景、车内孩子的欢声笑语,让我沉醉于山水之间,尽情感受白云奏响心灵的舞曲、蓝天挽起纯真的梦境。

当四月天气开始回暖,念青唐古拉的雪水便在春风的轻拂下逐渐融化,位于西藏中部的纳木错也从沉睡中慢慢苏醒,在阳光照耀下,湖面的冰一点点融化,一个如花似玉的处子渐渐揭开她神秘的面纱,雪山、丘陵、草原、湖泊、牦牛、绵羊……想想那是怎样绝美的画面?曾和家人、同事、朋友同去,被其壮美、神奇的景致震撼,途经海拔5190米那根拉山口所带来高原反应也烟消云散,留下的,只有欣喜,顿时感觉来时车里播放的那首《爱琴海》有了不一样的意义,“是不是天边的海/流淌

一湾情思/流进了高原不再离去/像一方五彩的帐篷/汇聚的岛屿/让雪花编织的美丽/回到了港湾……”我不知道这首歌是为谁而作,只觉得这词这曲配这景简直是天衣无缝,这湖俨然是蓝天降到了地面,真不愧当地人给予其“天湖”的美誉。宁静、神秘、清新、静谧,这里的清风白云会瞬间将身处红尘中你的烦恼、心结、不快驱散,让人不必去体会远在天涯的朦胧,只需用眼就能体验近在咫尺的亲切,因为站在湖边,仰望雪山,感觉伸手就能摸到天,那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。

雨季还未来临,四月的拉萨已草长莺飞、柳绿花红,绚丽了整个季节,让高原人民沉醉在春暖花开的勃勃生机中。罗布林卡、宗角祥康的古树展示着生命的顽强、鲜活;拉鲁湿地、南山公园隔河相望,花明柳暗、鸟翔鱼游,展示着历史文化的厚重沉淀与现代文明的丰硕成果;天文公园、文化公园、体育公园……各主题公园让拉萨河旧貌换新颜,景观灯、健身道、小凉亭等公共设施掩映于生态景观中,让市民随处可与大自然亲近,随时享受悠闲自在的生活。

四月,高原的春天才刚刚开始,虽然来得比内地晚些,但从不会缺席。正如西藏,从来都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虽然距离较远,但一直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。

高原四月天,属于阳光也属于雪山,属于蓝天也属于白云,属于花朵也属于鸟类,属于你我也属于我。四月,是万物萌动的季节,是沐浴阳光的季节,是孕育希望的季节,是花香鸟鸣的季节。来吧,让我们共同在高原寻找最美的春天!



通向幸福

次仁龙布摄

# 雅鲁藏布江

马张万

雅鲁藏布江  
喜马拉雅山脉的伴侣  
意惹情牵的相依  
犹如夫妻一般  
在雪域高原共舞  
一个伟岸,一个旖旎

悠长的身段  
绵延两千多公里  
望着雪山,面向太阳  
将歌舞献给这威武的土地

你日夜歌唱不息  
怀抱着高原儿女  
日喀则,拉萨,林芝……  
他们在你的怀里成长  
变成繁荣的城市

你有过震天的咆哮  
更有睡美人的静谧  
躺在地球最高的地方  
展示独特的文化和风景

身边银光耀眼的雪山  
白云漂浮的蓝天  
河谷戈壁草原  
绿油油的田地  
插着国旗的民居……

雅鲁藏布江  
你的一颦一笑  
迷人,销魂……  
你是雪域高原的“女神”

# 四月的“舞者”

陈赫

在一年的众多月份中,我偏爱四月,因为这是一个充满魔力的时节。那些五彩缤纷的艳丽,正在把世界装扮成窈窕的新娘。那些沉寂许久的枯树,正在突然萌出新芽。那些袅袅升起的烟火,正在安静地等待归来的游子。那些日渐衰老的母亲,正在愉快地露出年轻的模样。

池塘边,传来青蛙阵阵的呱呱叫声和草丛里喧嚣的虫鸣。它们仿佛在这样一个盛大节日里,奏着一首首欢快的交响乐。绿得活力四射,美得与众不同。当然,还有那一抹动人的金黄,零落在耳边响起的诗句之中。

“篱落疏疏一径深,树头新绿未成阴。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篱笆稀稀落落,一条小路通向远方,树上的花瓣纷纷飘落,尚未形成树荫。小孩子飞快地奔跑着追赶黄色的蝴蝶,可是蝴蝶突然飞入油菜花丛中,再也找不到了。

如同杨万里《宿新市徐公店》里那位追逐蝴蝶的儿童一样,每年油菜花开的时候,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做那乐不思蜀的追花人。恬淡自然、宁静清新的春日风光,有了油菜花的点缀,更加令人神往。想必诗人在诗中留下的童趣,也是我们久违的纯真吧。

“梅子金黄杏子肥,麦花雪白菜花稀。日长篱落无人过,惟有蜻蜓蛱蝶飞。”一树树梅子变得金黄,杏子也越来越大了。荞麦花一片雪白,油菜花倒显得稀稀落落。白天长了,篱笆的影子随着太阳的升高变得越来越短,没有人经过,只有蜻蜓和蝴蝶绕着篱笆飞来飞去。

《四时田园杂兴》是南宋诗人范成大退居

家乡后写的一组大型田园诗。其中的第二首,是描写江南的田园景色的秀丽之作。梅子黄、杏子肥、麦花白,诗人的笔墨把色彩鲜丽给了这三种植物,却独独把“稀落”一词给了油菜花,看似不经意的安排,却是点睛之笔。人间之大,世人往往只注意到那些繁盛的灿烂,却忽略那些默默的美好。油菜花稀落依旧是一场难得的花事,或许这才是春天应有的妆容吧。

“炊烟如线路如弓,水面吹来杨柳风。舞尽榆钱飞尽絮,菜花黄杀野田中。”杨柳依依,春风拂面。这时榆钱和柳絮都飞尽,春景似乎也快尽了。但峰回路转,菜花横空出世,在一片金黄之下,田野中所有的草木都黯然失色。

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补遗卷八中,记载了曾与他在京师同作翰林的诗人宋轶才的这首《湾汊道中》。诗人本身在历史上籍籍无名,但这首写油菜花的诗,却是佳作。气势如虹的铺陈加之绝妙精巧的构思,从开篇就把人带入意境之中。尤其诗中后两句,读起来如汪洋恣肆,一泻千里,颇有黄巢“待到秋来九月八,我花开后百花杀”的霸气,也足见诗人对油菜花的推崇备至,想来这一份金黄,是堪堪地直击了诗人的心房。

开遍了漫山遍野,开遍了沟沟坎坎,微风一轻吹过,浪涛滚滚,香气阵阵。这是独属于四月的舞者,它们没有月季、玫瑰、牡丹那样层层叠叠的花瓣与多变的姿态、奇异的色彩。它们只是自始至终的黄色,那样充满朝气的黄色,仿佛阳光沉淀下来,沉淀在薄薄的花瓣上,沉淀在四月的春容之中。